

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五十一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序

韋公厥智誠峒序

唐　韋敬辦

直上千萬仞周圍數十里昂焉若嵩岱之奇形隱焉若蓬壺之雅趣丹崖磊落絢五色之彩霞玄峒幽虛吐四時之嵐氣懸崗墜石有羣羊伏虎之形激澗翻波若排

鴉捕蛇之勢幽溪修阻絶岸崢嶸蘆莽森羅嘉禾充牣章使君性該武禁藝博文樞窺禍福於未萌察安危於無像往以釁起蕭牆變生肘腋處茲險興爰創州臺位列班曹砥平繩直周圍四面悉用雕鐫絶壁千尋宜皆刋刻前臨沃壤黍稷與稻秫芬芳后通崇隅嵐氣與翠微隱映澄江東逝波開羅錦之花林麓西屯樹擁長青之葉遠山近水匪暴客之咽喉澗戸湯池豈姧雄之鼓吹寃蹤退散怨迹沉埋同氣之誼日隆手足之情元厚

豈不戴名山之景祐沐靈嶽之洪休危而為安禍而為福聊鐫翠岱謹述巖猷

九日陪廉使盧端公宴東樓序　于邵

國家以桂林重鎮吳越襟帶有郡縣可以綱紀有蠻夷可以羈縻朔南聲教蓋以此始皇上纘承大位之明年啓謀羣后載命連率是以范陽盧公自京而來條察二十八州諸軍事千里之地遂無外虞三軍之士皆務前敵然後賞必勞罰必害官不易法府無留事封略既靜

公堂自閒況重陽美景得不為樂大合賓佐高張郡樓紅塵發地青山坰牧連天漲海來接蒼梧憑高而翠靄轉微送遠而白鴈看没泛椒菊而算爵顧絲桐而閒奏賓醉月上主待露晞想彭澤之獨遊悵馬臺之陳迹今日之會何其盛歟某負累謫居幸趨庭府黙參佐之禮陪上尊之娛韓灰已然鄒谷自暖奉命為序冠於羣篇辭之所難敢謝不敏請分賦五韻書諸即事云

南溪白龍洞序　李渤

桂水灕山右滙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
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烟邐迤如畫左連幽墅園田雞犬
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壤沮洳因導為
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蜕骨如
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灕水元巖之上曰丹
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
參差砑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
而察之如傘如蓋如欒櫨支撑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

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元井嵐飈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遥余獲之若獲荆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似昇瑶臺麗如也暢如也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為南溪兼賦詩以紀之賓歷三年三月七日序

贈孫夢臣

宋　鄒浩

淮南孫傅夢臣與其弟佃稷臣試廣西轉運司不利鬱鬱異常時余語之曰無如之何何必爾夢臣蹙然曰佃年少尚可處傅長矣家貧親浸老切切以望者此舉耳乃蹉跌不偶語未竟長太息至再三復語之曰夢臣學通經史非不博文有體要非不工兩與計偕每選益高非不遇其如有數焉不可必也三年大比興賢能士失意十常八九茍文學未富當反求諸己如夢臣正宜歸之於數今交遊間以此寬夢臣者多矣亦有以夢臣意

內之事言者乎曰未聞也曰頃下詔求言之初夢臣慷
慨追數政令盛以皁囊焚香涓日再拜而上之中途遞
兵利囊而毀書不得達其後及以妄言先烈者抵罪夢
臣獨念向使囊封無恙至今猶羈縻遠邦以為親憂况
赴舉乎可以釋然矣昭於廣西最為惡地炎氛瘴霧四
時不衰行商不敢入其境過客不敢飲其水信不可一
朝居也尊君宣德俛首賔幕乃四年而後罷幸而名實
著聞郡太守知之部使者知之詔使知之相繼論薦陛

見改官使尊君尚問關選調而夢臣先及第果自安乎可以釋然矣去年夢臣大病精神懭悅瀕於危殆幸而愈言動猶數月而後如初今年夏秋之交疾又作雖不如去年之甚然赴試時病氣浮白未散也使去年遂危殆令年復大作則方且重貽親憂何由他及乎可以釋然矣夢臣文學過人士所推重安知非造物者更欲動心忍性充養器識以為大任之資不但決科一時而已孟子非欺世者其言此尤詳觀之益可以釋然也夢臣

默默聽悠悠思忽然而笑曰有是哉有是哉今聞命矣徐視其眉宇則中和之色津津然生矣

葉剛明字序

予之竄昭平也由湖度桂嶺而南雄葉適正堯道方侍親為桂州幕官一見如故人其後堯道侍親權高州教授往返昭平又數數相見及予蒙恩移漢陽堯道尊親初轉宣德簽判潯州未行又相遇於桂方親戚故舊棄予如遺之時堯道乃坦無嫌疑每見益厚殆如兄弟急

難之情求之昔人且不多得而況今人乎知其可與適道也堯道無兼侍父母深愛之堯道左右順承惟恐絲毫動親意晨昏之外治經作文未嘗廢怠秋試轉運司偶不與選不以歸咎於人惟自反曰分當如此但無以上副親望重自愧懼敢不强勉學問以幸有成予以為可與適道又豈不信矣乎堯道屬予易字於是取楊子所謂見善明用心剛字之曰剛明葢見善不明則不知適正道用心不剛則不能適正道堯舜文王遠矣而道

則自古而常今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剛明而已矣以子之才之志而以剛明克之予知子有時躍然而喜曰堯舜果與人同耳文王果我師也在家在邦斯無往而不達矣

朝陽巖詩序　張孝祥

往為仲欽賦朝陽亭亭在建康其詩曰便合朝陽作鳳鳴江亭聊此駐修程南瞻京洛臨雙闕東望仙家接五城日上白門兵氣静春歸淮浦暗潮平遥憐幕府文書

省時下滄浪自濯纓明年余為桂州仲欽以常叅官十六人薦為廣西提點刑獄公事又明年余罷去仲欽直祕閣寔代余簽與仲欽嘗游朝陽巖而樂之於余之行也仲欽置酒巖上請佳賓客咸集顧不可以無語乃賡建康之詩以記余與仲欽事契如此為嶺表異日之雄觀云

桂海虞衡志序

范成大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皆以炎

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游之適寧有踰於此者乎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絶習俗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侮歲比稔幕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别民觴余

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瀟湘絶洞庭泝灩澦馳驅两川半年達於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陬絶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圖噫錦城以名都樂國聞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惓惓於桂林至為之綴輯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國而猶弗忘之也

桂海巖洞志序

余嘗評桂山之竒宜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聞者亦不能信余生東吳而北撫幽薊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太行常山衡嶽廬阜皆崇高雄厚雖有諸峰之名政爾魁然大山峰云者蓋强名之其最號竒秀莫如池之九華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温之鴈蕩䕫之巫峽此天下同稱之者然皆數峰而止爾又在荒絶僻遠之瀕非几杖間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岡複嶺之勢盤亘

而起其發也有自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
崛然特立玉筍瑶篸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當為
天下第一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篸柳子
厚訾家洲記云桂州多靈山發地峭竪林立四野黄魯
直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觀三子語
意則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贅頃嘗圖其真
形寄吴中故人葢無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爭也山皆
中空故峰下多佳巖洞有名可紀者三十餘所皆去城

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徧至今推其尤者紀其畧

瀨江泛舟詩序　　滑　懋

紹熙四年秋丹陽張公來主粵事公家世人物文學議論推重一世而尤精於吏道始至思有以廣上恩蘇民瘼首議浚鹽額於支郡以杜原闕十一字寛漕計次則閲版籍之負教編戶之稚津送落南之孤以出嶺置腰鋪增驛卒鑿井植木以便道途之往來

凡剔蠧櫛髮鋤姧抉伏無不順民所頋欲其纒懇備至疑若日不暇給而公乃從容如平常閒則與客登髙訪古賦詩飲酒以極其歡懋間亦綴在席末公嘗手書是詩以見遺翰墨芒寒照映圭蓽求觀者迨今其末已㢘公之詩精深婉轉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如前闕所云者故一言一句人以爭先覩之為快是用鑱諸巖石以傳示方來

蟄龍嵓詩後序并跋　　胡槻

慶元己未余為桂林治中壽(闕)主臨桂簿是時同寮士友劉正之饒述古劉升之蔣子立陳方大趙季行劉清卿及三數君子皆一時秀士往來甚密蔣子立嘗學詩曾裘甫劉升之為諸生日呂愿中帥桂招見任寄居士人喻以秦城有王氣俾各賦詩以諂老檜劉獨不賦其家依長山嵓洞奇秀尤登臨佳處暇日余多率諸君過之必從容竟日今十有八年矣諸君多為古人追思曩昔游宴之好為之心折因并書之庶幾諸賢子孫或見

此卷尚能記父友也嘉定丙子書於金陵總餉景蕭堂

槻被命帥桂行次清湘升之之子子陽帥其子士華

來迓談問及之子陽欲得録本因書以遺之嘉定庚

辰十月

張昭州集序　　　　劉克莊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卷無行迹一

日有奉函書剝啄柴荊者問之則辰州糾曹張槮之使

也亟發書纍繭無他辭而彙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

請曰惟先友序之子因記曩游桂幕臺閫森立賔佐人人務蠭鋭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寛靜禆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嵓壑徜徉永日既而語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於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歎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君之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

但欲兄字錢嚴瀨云策勲蓑笠上自是一雲臺答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夏夜云蝙蝠廻旋舞蚊蝱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曰移封初悶悶通道忽陶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戸外簷天近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咄咄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妥精確雖猝遽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他文亦多可傳誦君之

所藴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媿君之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謬巧立致顯融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為滯留端平改紀奬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别掾未勝衣令遂能會萃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游邈焉二紀撫卷感慨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為君恨又以君之能子傳其業為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

古縣張氏支譜叙

明　曾棨

自古故家大族莫不有譜以明夫宗派之系以辨夫昭穆之序以別夫親踈之等以定夫長幼之分以興夫忠孝之心惟是譜系之存雖在數十代隔越數千里不待論列而知某為某之昭某為某之穆某為某之堂祖父某為某之堂伯叔某為某之堂兄弟某為某之堂子孫自高祖而雲仍上下遠近雖有不同實吾祖一體餽之分也彼且有貧寒弗克自振者在吾則當導翊而振之葢親踈雖殊而祖廕子孫之心一也是以故家子孫心

祖宗之心者而譜系修續可緩乎哉古縣張君孔鉞系出曲江文獻之胄以鄉貢進士起家歷官地官職方郎恐其所傳譜牒久而遂湮載緝舊編之譜錄先賢之序及先祖遺文作家乘一通以貽來裔請余序其端余觀之曲江文獻公八世孫弘海者兄弟五人俱官於洪因散居江右而孔鉞出弘海裔也弘海居邑蟾塘海孫佑登南唐進士僉判潭州實遷古縣坳上傳數世而蕃衍盛大宋室全盛子孫往往登科第拜官而孔鉞又自古

縣占籍長沙況宦遊萍逢相去千里外相隔數世餘使此譜不作何以序一本昭穆哉此蘇老泉深惜由一人而至途人也噫孔鉞之用心可謂厚矣為其子孫嗣其譜者尚勉旃於余言

為善最樂堂序

蘇忞

曲溪道人者懷川世家子陳壽延也讀老氏書於曲溪上故以為號性豪爽以直行汲汲於善名其堂曰為善最樂蓋取漢東平王語而實得於踐履之素者一時賢

士大夫登堂而游舉杯而祝擊節而賞歎咸相與歌頌之委予為之序余惟古人之善言善行固後人所當景仰而師法之也而事沽名者反得假為粉飾之具使人駭觀驚聽於信疑間君子病之令道人著華陽巾曳香山屐盟石泉而脩玄默一切以崇德行善為事而榮辱得喪舉不足以攖其懷想其坐斯堂覩斯扁益思所以踐斯實必曰吾醫家視人非辜而就死地吾不忍也無告之顛連吾不忍也由是而充廣之坑阱而康莊網弋

而淵叢自樂石外可得而利人者皆為之仁意得而善事集善事集而形氣和故善愈為而心愈裕而樂亦愈久而愈無窮也是則華屋傑揭之非夸清聲美譽之非過矣豈徒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已哉書言作善降之百祥易稱積善必有餘慶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後有興者余文不亦有徵與

遊興陽八景詩序

鍾　珍

物因人而後顯景因人而後鳴必然之理也昔王右軍

即蘭亭為曲水流觴之樂蘇東坡即赤壁為桂棹蘭槳之遊歐陽修樂醉翁亭以記其景物范仲淹登岳陽樓以寫其憂樂在在有之且蘭亭非右軍則荒蕪一幽境爾何以顯名於當時赤壁非東坡則水涯一培壿爾何以垂名於後世以至醉翁之亭岳陽之樓非歐范二公則其地其景寥然無聞又何以膾炙於古今之口哉輿業隸蒼梧郡僻在萬山之中其佳山勝水神仙奇怪固嘗按志以知其美矣但心未慊於遊適成化己丑三月

之望春融景霽天朗氣清邑之嘉遯龎公思謙持其平昔纂録志中八景并具與之偕遊者邑大夫熊侯寅公陳緝熙而珍亦與焉由是聯轡而行始閱葵峰之境終覽鐵城之勝時麗日方中祥飈徐至四人駐於樹下啜茗嗽齒行酒數巡思謙慨然謂緝熙曰興業小邑也土宇不及他邑之半而勝概僅有可觀者若菁葵峷嵂珠絲萬點葵峰之春雨也蒼龍偃蹇晨靄一帶松嶺之朝烟也怪石塞門中藏祕訣石掩仙巖在焉巖壁戟立内

非人世鐵城雄鎮居焉與夫嘘氣成雲水涵靈藥非龍川雲氣魚井丹砂之謂乎石室方丈奎壁輝映非白馬禪宮清風奎閣之謂乎歎陳既畢命僕洗盞再酌熊侯緝熙即心曠神怡有嘲物詠懷之態顧思謙曰古人一遊一樂一觴一酌皆有歌詠以適其情惟若蘭亭赤壁之賦醉翁岳陽之記皆其勝事雖數百載之下想其高風雅趣猶可使人心怡意快况吾儕生當明盛樂育英才幸際儒流茲遊雖非王范歐蘇之比亦眺臨光景之

趣可無一言以紀其事於是人各賦詩八首以寫其山川形勝之迹雖一時音律弗工亦發於耳目之所及見也既而夕光返照策馬而旋珍歸酒醒月白因思遊宴及時秉燭次序其事并録諸作於後俾後之同志者或有覽焉則知予四人之遊非耽逸樂然遊觀景物亦先憂者所不廢也因紀其珠玉於左庶幾斯景垂於不朽焉

武緣李氏族譜後序　　張吉

按牒武緣之李居五鳳村者傳説自象州徙來十世之外世次莫詳焉自景會公至今仁和學諭白甫凡九世始有是乘葢先世知匪其人不敢輕後世知重其事不敢廢皆是也予歷官廣右十有六年在郡則訪諸邑之賢在藩臬則訪諸郡之賢白甫往來予懷久矣今謫兩浙監當適白甫典教在邑早晚過從相得甚歡而白甫端重不茍詭隨予葢賢之白甫名壁始以進士乙科署教蘭溪時業已譜其世次本末可知者請邑名儒大司

成章公序其首簡而虚其左牘以俟至是屬諸予焉夫邦君諸侯思守其國卿士師尹思守其家古今一道也然國而非史則建革離合莫之紀本末疏戚莫之明理亂安危莫之格否臧邪正莫之分而國非其國矣家無譜乘往往源流未遠而不諳其祖考之名情服未盡而不識其宗人之面終身為善而卒與草木同腐朽終身為不善而卒與泡影同澌滅維家之則豈固然哉予見世之好事者於文於繪於詩於琴於奕以至攝生烹飪

之宜卉木蒔植之法意見所及輒與譜之而獨於其家乘闕焉每竊謂其不知類已然則今之維家有則而不可不謂知類者不在白甫輩邪夫譜乘之設西京而上雖有無不可知然觀國語之記諸書所載上古帝王世次甚詳及禮家所記大小宗法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則皆譜乘之權輿也晉宋而下諸臣之家競以門閥相高而其君亦且為之區分等級著為典訓則當時蓋以譜乘為重猶有古人宗法遺意而近世則

併是亦為稀濶事焉予往歲之官山東便謁桑梓念及
乎斯深病舊譜疏野無觀爰集諸宗有識者博加搜訪
竟不得其詳實而止白甫之請所以感發予心者殆無
涯津也於戲令人曰姑徐徐者率古人之所汲汲而徧
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者舍白甫吾誰
與歸

聯豸詩序　　桑悦

從古多以物喻人易以雲從龍風從虎比聖人作而民

物覩詩以騶虞比南國諸侯以麟之趾比文王之公子孟子亦以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比聖人之於民故屈原賦離騷專以物之美者比君子惡者比小人史記曰顔回雖賢附驥尾而名益彰太史公雖於孔子亦暗以驥擬之矣又有人即以物名之者曰河東三鳳荀氏八龍之類是也本朝品服斟酌前代制度隨職大小而擬之以物金縷繡組以為身章惟豸獨憲臣無大小通服之欲其觸邪以輔治也非異數邪然天下甚大

內外臺臣有數多服光貢於郡邑者落落今柳州郡守柳侯廷文世為潮之海陽鉅姓先世有為朝議大夫祠部員外郎者有為國子祭酒兼禮部侍郎者尊翁友蘭先生剛明正直多德而隱教子以義方兄廷顯登甲辰進士第拜監察御史三年勅封先生如其官階文林郎侯又博學多才發身科第曾司兩京都察院務皆憲職也如侯一門之內父子兄弟多繡爭輝果易得邪先生以壽終廷顯高名清節摩戛霄漢轉僉浙江按察司事

侯繼擢刑部郎讞獄公明威望隆赫遂膺今職柳州邊鄙之郡初侯未至百度廢弛薾然落莫侯勵其精神幹無為有未幾兵款雄強盜賊遠遯斗米十錢生民樂業頹城百雉斬修堅厚渡有新船驛無敝宇學校堂堂廟宇軒軒街道翼翼校藝精工音樂閑習里胥吏卒畏法遷善葢侯為政以嚴為主和之以惠如豸不觸邪無不畏肅然如冬冬乃盎然為春地也使子厚過化後如侯數者相繼柳不久變為中州之柳哉以侯殊政當膺異擢

臺端老豸非侯奚望雖然東坡有云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侯如子雲畢傳有子賢能幹蠱諸孫玉立皆穎悟出羣其長者已遊庠序圖南之期不遠伊邇於是詞林大夫士以侯豸種相傳繡服有耀不可二三限也因以聯豸名之又爭作詩歌咏之予忝為寅末遂直叙其事以勉侯之後人使繩其祖武云

九日遊柳山詩序

顧璘

九日登高古云辟不祥也後傳為故事至詞人學士修

以賦詠益重其辰焉蓋九陽數也日月並得其數為君子所利且序當三秋節爽氣澄萬物告成尤於登覽為宜古人之意或取諸此安在辟不祥乎正德甲戌是日予與别駕朱君挈榼登柳山之巔乃招楊范二郡博蔣文江三進士共追斯樂天日朗霽極望幽遐興合誼投無不霑醉乃各賦四韻用暢厥致云

重刋湘山事狀引

宋進士蔣擢撰湘山事狀十二卷載寂照法師顛末甚

備蔣君儒者何慕為此邪葢法師事世俗所傳多不類人用葢惑必有紀者乃可論其有無非直為彼道資也板久壞郡人重刻於寺余過而見之因題此為觀者告

附驥集引

璘守湘源既二年索居無徒舊學日墜徒惴惴耳乙亥冬大司馬涇川相公致政來歸不謂璘為不肖弘之大雅剪其荆棘示以周行雖駑蹇局促莫企高步庶幾知所鞭策乎太史公曰蒼蠅附驥尾一日而行千里貴有

依也璘所得與公倡和者何以異此既彚為集遂名附驥云

賀新建伯陽明王公平寇序　　蔣　冕

皇上嗣大歴服之初吾二廣搢紳士之仕於朝者旅談旅議以二廣寇亂相仍近數年尤甚非得奇特瓌偉不羣之才忠誠體國而不茍目前之安者拯之莫克有濟若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陽明王公其人也聯名具疏懇乞起公於家疏將上諗於内閣銓部諸執政大臣僉

謂公純孝人也兩三年前公之太母夫人没公尚連章求歸卒喪事今公之父太宰實菴先生年垂八袠方以疾卧家公跬步未肯離膝下也顧肯遠去數千里以莅爾二廣乎莫若待公終養後起之耒晚疏遂不果上未數月先生捐館舍公既免喪吾二廣寇亂相仍尤有甚於前日中外臣工疏請起公者踵相接於是皇上俯從僉議命公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軍務暫兼廵撫以平田州思恩寇亂勅㫖再三丁寧

鄭重公辭不獲命兼程西邁節鉞駐蒼梧未數日即躬至古邕以臨思田邊境散冗兵數千人各還本土省冗費冗食無慮萬計又刱立敷文書院日與諸生講明義理以示閒暇將無事於用武書院名敷文蓋取虞廷誕敷文德舞干而苗格之意人皆知公意向所在無幾何兩府之民相率來歸公乃親詣其地撫綏輯定為之改建官屬易置公署民之歸耕趨市者滋衆而兩府以次漸平又以獞賊之在兩江者恃其險阻不時出没公肆

刼掠莫如之何乃檄汪叅議必東吴僉事天挺湖廣汪僉事溱張叅將經帥永順保靖土兵六千人往蒞斷藤峽之仙臺花相古陶龍尾諸巢峒未幾斬首數百級尋檄林布政富翁副使素張副總兵祐帥思田二府兵八千人往蒞八寨未幾斬首數百級而兩江以次漸平寇之在兩府者因其可撫而撫之寇之在兩江者因其可擊而擊之或張或弛不泥故常而惟主於弭禍亂以安生靈也若公者所謂奇特瓌偉不羣之才非邪不然何

足以辨此布政既陟都憲撫治於鄖陽濵行謂公撫定削平之功在吾廣右者不可無紀述以為聖天子簡任得人賀也廼偕兩江藩憲及副總兵叅將知府諸君以書備述其事遣學正石尚寶持來徵予序昔公以都憲廵撫南贛汀漳嘗躬冒矢石破桶岡諸嵓險劇賊於大帽山其功甚偉後值寧庶人之變遂倡義募兵擒庶人於鄱陽湖以成奠安宗社之大功此伯爵所由以錫子孫繼承山河帶礪初不可以世論而先聲所加則實由

於桶岡諸嵓險之破也公既有功宗社其名籍籍在天下雖兒童女婦亦孰不知有不待予置喙於其間而蕪陋之辭亦不足為公重也特以公所撫定削平之地於予所居相去僅千里而近籍公庇蔭多矣況重以諸君之託故不辭而序其事因舉公平生孝義勳烈之大士大夫素所飫聞者以復之且諗於公曰吾二廣要害之地寇之滋蔓於西者莫若府江及洛容荔浦諸處寇之滋蔓於東者莫若羅滂緑水及後山新寧諸處今既勦

削斷藤八寨以遏府江上游而府江實賊所經路洛容荔浦又賊所巢穴其東寇之所經路與其所巢穴如羅滂綠水後山新寧諸要害地兵威未加文德皆猶未洽公能無意乎以公宏謨偉畧出奇無窮儻稍稍遲之以歲月出其緒餘如昔年處大帽山故事則吾二廣之地寇盜悉殄而民生其永寧也可指日竢矣所謂忠誠體國而不茍目前之安亦固公平生之素心也尚何待乎予言之贅哉公果不鄙因予之所已言而推予之所未

及言觸類而長之以為吾二廣生靈立命則勲烈之在吾二廣者當與前日在江西者等矣予昔待罪内閣嘗隨諸老以公江西勲烈大書之藏於金匱今雖老病顧不能以公勲烈之在吾二廣者偕搢紳士歌頌於道路哉公其念之勿謂予耄荒頓聒而莫之省也

賀提督兩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省吾林公平寇序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省吾林公提督兩

廣軍務之三年以兩廣夷寇亦既隨宜撫勦惟廣東之新寧密邇會城諸司治所而㝠宄憑阻公肆刼掠遂使藩臯門庭之外隱然若有羌戎異域參互於其間虎豹豺狼與編甿雜處備禦防範晝夜靡寧不能不為之太息乃調集廣西各府州土官所隸狼兵及漢達官兵委文武大吏分統之數道並進直抵巢穴公去賊巢不百里駐節督戰指授方略以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不數月草薙禽獮一方之寇患悉平於是寇之在東者東人

莫不仰公移師往平之如平新寧之寇寇之在西者西
人亦莫不仰公移師往平之如平東方之寇踴躍鼓舞
徯公之來而恨其晚者葢不知其幾千萬人上下大小
言人人同萬口歡騰無間遐邇流傳至湘予方臥病山
中歳若夷寇之警一聞新寧之平不覺欣然起立笑語
移時竊自慶幸藉公威庇得以茍延殘喘於須臾而無
意外侵暴之恐因慨念吾兩廣夷寇無處無之顧彼則
遺此得於前或不能無失於後自昔當事任者恒若其

難而莫知所處往往因循掩護苟紓歲月甚者上下相蒙城池失陷人民戕戮恬然匿不以聞者亦間有之昔賢嘗以酒為喻謂酒之似醠者滿貯於甕盎中過乎其前者一聞其氣味已厭惡之不暇孰肯俯首取一盂而飲之哉假令今日有一人來取一盂而飲之他日又一人來亦取一盂而飲之後來相繼者無不取而飲之不厭不惡則甕盎中之所貯者有時而竭矣何患其滿哉夷寇之在兩廣使當事任者人人不畏其難而處之如

飲似醯之惡酒焉兩廣生靈寧無息肩之日哉故夫畏其難處而漠然不以介意者固不足言有意於處不畏其難而才略忠誠或有所未足則一患未除他患踵至未能慰民望而反以貽民累者亦不能無矣非有經濟大略撫御宏才而又本之以忠誠體國視民塗炭猶已塗炭寢食不忘必惻然思以救之者安能與於斯若公所謂有才略而本之忠誠者非耶新寧之平特其始耳其他若瀧水若後山若羅滂綠水諸處之在東若府江

若古田若茘浦洛容諸處之在西方將次第戡定務俾
兩廣之地烽燧不驚干戈永戢凡傷殘困憊之民咸得
與中州黎庶共享太平之福此固公之素心也惟朝廷
益增爵秩久公於任以遂公之此心則實吾兩廣士民
之至願也公在正德初官大理守法奉公觸忤權奸逮
繫詔獄謫官於外及權奸敗始由郡佐晉陟知府尋陟
叅政左右布政其為叅政布政皆在兩廣邊防夷情夙
所諳練況平生風節操守素為縉紳所推重兩廣夷獠

亦固稔聞之先聲所至心膽皆寒已非一日自今以往戡定禍亂以永令譽於無窮如狄武襄之在宋韓襄毅之在本朝寧不深有望於公哉廣西副總兵張經自為偏裨進令職隷公麾下也久受知素深聞前言而題之請書於軸馳獻於公以為凱旋之賀予亦素荷公知愛者故不得辭

建敷文書院修德息兵序　　季本

嘉靖丁亥歲思田弗靖撫臣議征之集兵四省者二年

矣維時生靈抱鋒鏑之憂郡縣坐供輸之困皇上勵精圖治軫念元元特起我陽明夫子於家俾往定其地累疏以疾辭弗獲乃抵南寧則謂邊蠻所以弗率者為遠於聲教不得蒙至治之澤爾吾既不能撫綏又從而虔劉之此與罔民何異於是大宣天子德聲惟圖息衆乃度郡東北隙地建敷文書院日進諸生與之從容講學以示誕敷文德之意由是思田之民仰慕德化自縛來降至則諭以恩威衆咸感泣乃悉解其縛而放之歸農

益七萬一千餘人焉昔伯禹征三苗苗逆命班師旅以修德舞干羽於兩階雍容七旬而有苗來格益惟堯舜之時有此盛舉後世莫能及亦為不可及也而吾夫子為是何其易易哉夫天下之道良知盡之矣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致此而已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不以此歟聖賢既遠道學不明人見聖人之萬理完具隨處充周以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往往求之於聞見之多事功之著而不要其本於良知汗漫無統勞若難成

則以聖人為不可及宜矣自吾夫子即固有之良知洩
不傳之聖祕以明天之明命本源如是其易而非假乎
一毫之强為是則人之所以為聖而道之所以無他者
也然而絶學之後駭然驟聞高明之士或契於心亦未
敢信夫聖人之道止如是而必可學也且謂吾夫子謫
官龍塲居危三載困心衡慮之餘反已自修之實超然
獨悟非其揣摩及其賜環而歸身任斯道惟以其良知
之學益致知於日用之間細微曲折罔有或遺故不事

他求而學已入於聖域矣是以敭歷中外往輒有功剪除姦宄於南贛戡定禍亂於江西偃息談笑若無事焉非古所謂不大聲以色者邪既而功名見忌讒搆相尋則又泰然樂天略無所動深避形迹若終身焉非古之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邪此皆聖人積漸之德而人之所謂難也由今觀之其果難哉其果出於良知之外哉諸生聞吾夫子良知之教而又親見夫德化之行莫不奮然興起願學聖人然而聞者弗詳傳或易失又吾夫

子所甚惓惓也以本久在門下嘗聞此學而方從事軍前日且閒暇乃使之領書院事以申明之本既承命反覆曉告諸生而諸生之感於教化者思兵戈之既息懐德澤於無窮乃屬其父老而以告於本將圖序其成績者本惟吾夫子盛德大業史官所書後世所式豈末學所能贊一辭哉顧以致良知之說乃吾夫子所雅言以教人為堯舜者也故特舉之以明今日成功之本使夫學者聞之庶不疑於所從焉

廣西圖叙

桂萼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内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若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峒接壤搖實據之是為桂林

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為盜區洛容懷遠並羅慘毒而賔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田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攖獘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趾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白石詩引

徐問

天下多佳山水而八桂諸山最為秀發水清而甚駛惟當地之偏輿故不盛傳於前記志至柳柳州始發揚之韓子享羅池廟碑辭云白石齒齒蓋以廟臨江臯東臺

駕鶴諸山左右映帶其勢胍逶迤相屬為崩奔之崖橫波之石相隱見錯雜水中故云吾邑博匡君柳人也所居與白石隣因以為號豈愛其瑩秀當勝地可以名於人邪夫石稟堅貞而負潔白有剛決久固之用小之為柱礎大之調宮商不特為山川增色而已也君其將取於此邪況柳水滙山盤融為清淑之氣以毓受於其人為翹秀為才傑出其能以用世與白石同固知非君弗能擬而當之矣不然陰崖寒谷山谿水濵頑然石出終

委棄淪落若土礫者何限亦將奚所取哉於是士夫知者各為詩以歌白石復因君請敘於首以足其意

湘皐集序

王宗沐

嘉靖庚戌沐受職視廣西學政既入境廼博采其地之山川風俗節士遷人與夫名臣故老知洮陽有敬所蔣公是時去公歿幾二十年矣雖父老子弟往往有能道公行事至從求其遺言存札則家故所藏已散落幾盡余未嘗不喟然嗟也始余髫時固聞公起東南以文學

歷事三朝始終全名為世所稱道顧以生地僻不及開
令獲遊其鄉而不得一讀其文且如公者非特為一鄉
文學之所關籍而卒使其泯焉不傳是則可悼也已於
是始采落搜匿盡得其遺稿名湘臯集合而致於武部
郎殷君則悉為删次釐為三十三卷刻焉而公之孫諸
生務樵務稼者謁余泣而請序其首簡沐惟昔者孔子
序書論次堯舜三代帝王心學謨典固將以尊王鄙伯
示萬世平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如秦穆公者猥焉春秋

之雄泰誓一篇乃其窮黷挫悔之詞疑不當與聖王之言並列於經至讀其中所指大臣斷斷無他技而獨以能容為家國之利則始知其取舍固於聖人不繆也夫大臣而無他技則其平居所事獨鎮靜淵默而於世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皆歉然若不敢承比據勢臨變當倉皇膠擾之時乃能委緌曳舄舒徐維持於其間而向之所謂智名勇功者縮手而不敢睨焉則所謂大臣其不近於古所稱而天下亦將陰蒙其惠而莫訟言之乎公

由進士以文學進在弘治初年洊歷詹侍入輔大政是時公言行休休恂恂不與時怙寵靈矯然有所操攝似誠無他技者至正德末年毅皇帝思博巡天下以為諸侯法度翠華南幸愚夫愚婦不覩大旨固已嚚然為疑奸人伺便從而䠞䡂其間儲位固虛大憝在側比辛巳春北還而宮車且忽晏駕矣是時安危一髮幾不再瞬而幸屬上以潛德龍飛蓋始會朝而定夫天篤生聖神以為天地社稷開萬世太平人臣誰得尸其功者而公

先是疏請回鑾干冒忌諱屋楹廟愳使四海恃以無恐徐與一二大臣協心贊盛豫清慝穢曾無遽色卒語而大策卒定比壬午以后凡所以入告莫非二帝三王所以典學正心之道以佐中興則公之勞於天下不謂不博矣危疑之時天下駭眩若羈御駛突而公以休休之身橫塞而奠之至於寵利之間恬引決退皭然於塵埃為世羨慕若公者非秦誓所指而利之者與公學見大端為詩文率沉明雅逸夫公不欲以智名勇功與天下

競而況能吻吟脛引以求句字之工如藻繢之士哉顧其嶸然蒼然之光自不可掩而覽者必知為大臣經國之言故余不復道而述其大者焉

桂林圖志　吴桂芳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滇蜀際海澨而面屬交阯葢一門戸也嘉靖庚戌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

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歴諸部時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略覩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銛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即狡非有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於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讋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

處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繫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於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其勢至於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輕去其里居與盜為羣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責償於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逋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搖撼窒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於夷

者生長於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皁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控而惟為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於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戈甲所指若焚燎焉首鹵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嚙之盜强而豪私之比誅不當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於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於招招出於力之竭則不以為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嗾其黨矣夫夷雖

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為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更為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為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於有司有司之失也起於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為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

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為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為時名將令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為是書使按籍酌時鑒鑒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賊不朘民而於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而惡有戮死也雖賞之使盜其將能邪夫其技械智略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為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

則毋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
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
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屢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
林沮澤道路阨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草薙之則
余所謂痛焉而於策為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奉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序　　趙用賢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摭明智相與畢力謀
議究意安攘惟時德澤流暢威燀旁達普天之下莫不

摶心戢志北闕首欵塞稱貢曁吐蕃諸酋長咸望風繼踵皆願内附乞封號輸職貢永永作西陲衛天子乃稍紆西北憂顧嶺表諸土猺猶時跳梁弗靖皇上軫念南顧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已於是中丞石汀殷公實專征我西粤公先是嘗視學兩江時出行部郡縣即相視賊所出入險巇道間走諜知其虚實賊素慴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殫慮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之葢不三閲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

粤即秦所置桂林郡固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隷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聞人彬彬稱奥區焉其後民猺錯居始獷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師殪主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帑殲藩臣闖靖邸勢益嚻驁不可禦弘治正德間嘗命兩將討之聚兵數十萬所靡餼犒亦不下數十萬師比壓境率憚險逗撓不進僅聽招撫示覊縻而已迄未有能大創之者葢其地連亘荔水迂迴融洽多陡崖深箐我兵莫可側足又其

生而烙蹠跳躍跳踉巉削如兎興鳥集莫可俟其出没以故賊數得據險扼隘而我軍聲息顧動為賊所覘不堅壁以俟我則設伏以邀我我且環視莫發未幾而師老財匱逡廵阻却賊以是益輕中國謂莫且誰何若是者非獨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惟我殷公以英爽桓毅之才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著假其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伏紆路駐守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行前驅再戰再破先後

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柵數十百獲其魁韋豹獻之朝
葢自庚午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逋
寇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毅韓
公新建王公嘗帥永保田州之旅討平修荔八寨談者
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即用兵神矣其時江廣土漢之兵
調者幾何所饋餉當幾何即克有功矣其為日又幾何
乃公所徵師及軍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
之則公之功固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即兩公者且瞠

乎後矣公既上其績天子嘉之退復疏所以安粵事宜即其地為永寧州割義寧永福屬之而銅鼓富禄長安三鎮悉立之土司俾世世守而勿失夫公既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拔之慜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奠之利則是役也公不惟上弭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夷且益輯而萬邦且用休所以綏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兹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王國者公其有焉

勘定古田序

呂調陽

御史中丞殷公平古田捷書至天子嘉悅晉公兵部右侍郎仍撫其地賜冑縻金幣甚渥詔陞古田為永寧州吾粤父老子弟得免剥牀之害室家胥慶介書京師謀所以頌德予方檢校國史見成化初元大藤峽賊猖獗入梧州城執縛憲臣越宿而去朝廷震怒命襄毅韓公開府蒼梧討平之嘉靖初年思田餘孽糾八寨賊為應因其守吏兩江煽動先皇帝詔起新建伯王公於家討

平之二公勲烈勒在芸閣光照無極嶺南人口其行事尚津津乎其言之也廹今古田之師稱得志嶺外者三舉矣夫古田桂林屬邑去會城百五十里而近數十年來獞獠據為巢穴呑食旁近諸邑過半卒未有抗然持論為討罪計者則懲噎之過也葢二廣在弘治正德時兵甲雄他鎮又帑積充溢大司農嘗請輸以佐北邊及貸他省供費者率鉅萬計當其時挾兩省全力臨古田直探取囊中物乃一舉而殞衆覆軍再舉而師老財費

說者比之唉瘿不敢不治而必不可去者也陵遲至嘉
靖末遂越會城刼藩帑戕殺方面大吏禍更酷於曩日
鄉薦紳兩中丞張公殷公侍御劉君先後建奏請設重
臣為必討計是時東粤並海諸郡倭寇内難棼糾不可
卒解兩江土司兵疲於奔命益桀驁難使軍儲匱竭不
足奉戰士至請内帑給之時論咸謂二廣兵食視昔大
詘顧欲為昔所不能為非計也予謂兩粤輔車之勢必
東事已而後西圖奚獨失古田即義寧永福且淪胥以

没誠得其人任之何憂兵食因謀之太宰楊公謂欲設重臣無如殷公者楊公然予言乃以為請天子遂命公專西事開府桂林公至則請徵還川浙舊貸檄兩江土司整兵待報狼兵故多虛籍濫餉且後期莫可究詰至是憚公威名率相誡如約兵既集公下令賊中曰諸獠黨賊舊矣然未從攻刼藩參者其悉貰勿誅即從攻刼藩爷矣能計獻首惡為贖者貰勿誅仍給賞如額賊素怯狼兵及聞狼兵如期至益喪膽俄而賊中有潛至帳

下謀以渠首來貿賞者公厚遣之不數日果有函黃渠首獻者又數日有偽以韋渠首獻者公給賞不疑於是諸巢賊聞二巢授首頗棄險匿去無鬬志我軍偵其情氣益壯一鼓遂擣其穴眞韋渠隨亦檻繫闕下正典刑是舉也用兵十有四萬銀未滿十萬計期凡三閱月先後斬馘七千四百有奇俘賊屬及創病走匿死崖谷者勿算全勝大捷費省功倍近代稀遘已故嘗謂藤峽之役韓公處其難八寨之捷王公擅其奇然襄毅當開府

之初受便宜之命兵衆用給而事得專決丈成捲四省之甲挾兩宣慰之兵本討思田而掩八寨之不備例以今日益難之尤難奇之尤奇者也予受簡鄉人久未以復誠欲竢叅者審評者定奏上論功之典而以館局所紀録者播聞於人令天下考信焉故特叙其事之本末不槪及公之他云

南都吟序

李維楨

余嘗考粵西故實漢則蒼梧陳欽治春秋左氏傳以經

術名唐則陽朔曹鄴以詩名宋則宜州馮京以三元名
皆通顯迄於本朝衣冠文物與上國等賢科相業其人
不乏而稱詩者寥寥余耳目所相及獨張羽王詩有聲
仕無中人推頽不達豈其有遺行邪抑所遇非時也今
宜州張先輩直之以春秋起家三上公車不第而好為
詩嘗從父客南都師友名流游覽勝蹟有味乎張曲江
之言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
夫曲江崛起粵東而持論若是區區筐篋中物不可揚

於王庭必以東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為營宇疏瀹其心澡雪其精神寄身翰墨勤思竹素譬之鳳鸞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譬之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譬之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則其所取塗正而習染深也余見其南都吟意所謂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者問之乃知為粵人耳直之懷刺及門與余定交言其家中丞吉山公自楚興國徙宜山而馮當世又自宜州徙江夏若以為楚地靈人傑兩相得而有合不盡由粵

故然勾漏丹砂合浦緑珠非粤産邪天生材不擇地材由天造易地則皆然也假令兩公凡偶近器即寘之南都不可化誨而楚與粤何有才如直之粤生之南都成之天道能成人人道必因天其年方壯業已治經為陳稱詩為曹向後為當世與先中丞時有待耳盍昔張氏有平子者賦二京與南都而孫綽獨以二京鼓吹五經昭明三賦並選鑒裁定不謬先輩勗之哉使讀南都吟者比於南都賦足矣余楚人借先輩張楚自愧非曹丘

生可為季布重也

陳將軍詩序

往余分守虔州令永寧陳將軍有容方擢武科第一人與之揖讓問答美秀而文讀其論策尺牘皆斐然有意以為是少年書生未必優戎寄也明年君成武進士第二人為都護分閫所至有聲其在閫時士脫巾而譟蹋郡守門有容跳身出解散之粤西思明諸夷負固不賓興師問罪猿鳥之徑蛇虺之穴虎豹之林山水毒淫甚

於飲鴆煙雨瘴癘惡於跕鳶箐棘軋茐嶢嵒斗絶機弩

舳石吹蠱含沙壯夫動色縮足有容毅然先登師行千

里如袵席上過無敢私民家編管秉秆者其威令如此

批亢擣虛前無衡陳諸將多以首鹵為功有容所斬馘

纔二百許所招降部落八十有七所全活老稚男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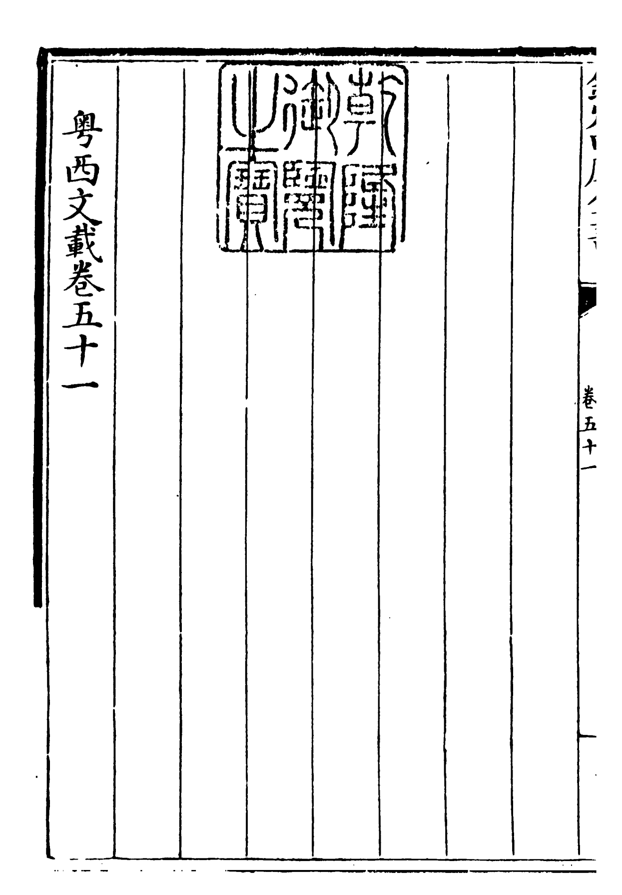
萬二千四百司馬程功有容復為第一人太史公意張

子房魁梧奇偉顧類婦人好女以貌取人幾何不失之

有容今年有容以其游閩粤所為詩遺余余以按詩三

百篇所稱引諸名將事其意氣發揚則擊鼓其鏜踊躍
用兵之概也其規模儒雅則朱芾斯皇有瑲葱珩之風
也其格局嚴整則師干之試四騏翼翼之飭也其詞句
華藻則貝冑朱綅朱英綠縢之麗也其結構密緻則游
環脅驅陰靷鋈續之工也其興寄微婉則楊柳依依雨
雪霏霏之感也其神情恬適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
致也兵家詩家若交相為用而兩相成矣曹氏父子上
馬橫槊下馬談詠傅修期上馬擊賊下馬作露板周羅

睺執筆賦詩還如馬上入陣不在人後史冊書之傳為美談永寧詩可埒古人其於天下奚啻不負衣食而已邪葢自輓近世左武右文而志富貴利達者因是以生規避若呂安國自矜有文王敬則謂讀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彼其所為文猶夫俗人耳所為武猶夫老兵耳何當於士君子之林乎以有容集較其行事世安得薄武人又安得譏文士無用致令文武如矛盾不相謀也



粵西文載卷五十一